

五位清代福建戲曲家暨林昌彝生平考略

鄧長風

「內容提要」在清人及近人的戲曲書錄中，對於清代福建地區的戲曲家的著錄，頗多模糊與疏漏之處。本文從方志、別集中鉤稽史料，考證了陳軾、陳煥、林滋秀、林仰東、劉勣等五人的生平事跡。各節內敘及的有關詩文集著作，也可以為展開進一步的研究提供線索。

本文同時又對近代福建著名文人、詩論家林昌彝的生平也進行了考證，糾正了衆多常用工具書對林昌彝生卒年及功名、生平行狀的若干誤著；文中對林昌彝《小石渠閣文集》的刊刻年代也作了辨正。

陳軾

《續牡丹亭》，一名《續還魂》，是反湯顯祖《牡丹亭》之意而作的一部傳奇。《笠閣批評舊戲目》及《今樂考證》著錄此劇皆題曰「靜庵作」；今人亦頗有從之者，如鄭振鐸先生在他那部著名的《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中，莊一拂先生的《古典戲曲存目彙考》，皆題作靜庵。

然而，最早著錄此劇的清人戲曲書錄，並非笠閣漁翁的《笠閣批評舊戲目》，而是無名氏的《傳奇彙考》。《曲海總目提要補編》所輯《續牡丹亭》條云：

「陳軾撰。軾字靜機，福建人，明崇禎十三年進士。官部曹，入本朝（清）未仕。晚年流寓江、浙甚久。詩酒詞翰，跌宕

風雅，人頗稱之。所著傳奇數種，此其一也。因湯顯祖載柳夢梅乃極佻達之人，作者欲反而歸之於正，言：夢梅自通籍後，即奉濂、洛、關、閩之學為宗，每日讀《朱子綱目》，又與韓侂冑相牴牾，而當時許及之、趙師舉等趨承侂冑者，皆夢梅所不合。大率皆戲筆也。夢梅官遷學士，且納春香為妾，蓋以團圓結束，補《還魂記》所未及云。」〔註

一〕

陳軾，乃福建侯官人。光緒《侯官縣鄉土志》、民國《閩侯縣志》中的著錄，皆據道光《福建通志》。道光志卷二二三《明文苑》錄陳軾小傳，並予辨正云：

「陳軾，字靜機，崇禎庚辰進士。淹貫博洽，諸體擅長。由知縣入為御史，歷廣西蒼梧道參議，解組歸，葺道山故居，著書一室以終。按前志云：軾入國朝官蒼梧道。考黎士宏《道山堂集序》，稱軾分憲嶺表，值鼎革，歸來優遊里巷間者五十餘年。當先生在嶺表時，年纔三十有四。後區宇太平，使功名之念未消，不難濡足褰裳，用其所不足，而先生不爾云云。《廣西通志·職官表·蒼梧道》明至國朝均無軾姓名，則軾入國朝後未嘗登仕籍明甚。官蒼梧道意在桂王時也。前志入國朝文苑傳，今移置於明。」

前志，即乾隆二年（一七三七）《福建通志》。是志卷五十一《文苑》、卷六十八《著述》，皆以陳軾入國朝。道光志將陳軾改入明代，蓋因其入清未仕之故。然而陳軾雖隱逸不出，入清甚久卻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其著作又皆完成於清初，故仍以入清為是。

《四庫全書總目》著錄陳軾的《道山堂前集》四卷、《後集》七卷，亦以入國朝的別集類存目，並對他的詩文有所批評。民國《福建通志》的《藝文志》著錄並轉述云：

「《道山堂前集》四卷《後集》七卷，侯官陳軾著。《四庫全書總目》云：軾字靜機，前明崇禎庚辰進士，入清官至廣西蒼梧道。軾詩文皆清婉和雅，特未深厚。七言古體多未諧音節，蓋非其所長。案官廣西在明末，詳《託素齋集》。」

綜合以上材料，茲假設陳軾赴廣西任職，是在甲申次年乙酉（一六四五），則其生或在一六一二年，其卒則在一六九五年或稍後。

陳軾的《道山堂集》今存。爲《道山堂集》作序的黎士宏，長汀人，有《託素齋集》，凡詩四卷、文六卷，今亦存。倘得讀此二集，不僅可以獲得陳軾更多的生平材料，而且或許可以考知陳軾的確切生卒年。黎士宏的生卒年爲一六一八—一六九七，得年八十。

清末，長樂人謝章铤在《賭棋山莊全集》的《詞話續》卷一內，對《道山堂集》有相當尖銳的批評：

「《道山堂前後集》，吾鄉陳靜機軾著，首有黎士宏、黃周星序。靜機勝朝遺老，采薇不出，蓋氣節之士。然其文殊平庸不足觀，詞尤多失調，如（滿江紅）之「孤琴調湧海峰尖」，（沁園春）之「何時飛鏡大刀頭」，平仄全非。填詞不下百闕，乖錯尚如是。……」

陳 烺

清代有兩位戲曲家陳烺。本文敘述的是著《花月痕》、《紫霞巾》傳奇二種的福建人陳烺。周妙中先生在《清代戲曲史》中，以陳烺（甲）稱之，而稱另一位晚於福建陳烺一百多年、著《玉獅堂十種曲》的陽湖人爲陳烺（乙），區分甚明。唯周氏未能確指陳烺（甲）的里籍，敘其生平，主要僅據林賓日的《花月痕序》，則猶有可補充者；作者推測「陳烺似乎沒有應過科舉，或應試不中，更沒做過什麼官」，則非是；又推測「其生年應在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以前」，亦嫌稍遲。

至於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將《花月痕》、《紫霞巾》傳奇歸入會稽人陳棟之下，實屬大誤。蔡毅《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從之，亦誤。其實從《彙編》所錄吳斯勃《紫霞巾序》的「閩語不諧中州韻」句，已可知作者必爲福建人；是書所錄《花月痕序》，又將林賓日誤植爲林賓白。

按林賓日，即林則徐之父，侯官人。以此爲線索，筆者首先在民國《閩侯縣志》卷四十七《藝文上》（閩縣）中，查到了如下記載：

「《莊子註》、《杜詩註》、《垂老詩集》陳烺著，字士輝，號東村，乾隆丁酉舉人，官德化教諭。」著錄雖簡，陳烺的里籍、字號、科第、職官，卻一目了然。周妙中先生的推測未確。

陳烺任職的時間，亦可考知。查道光《福建通志》，卷一一八《職官》的永春州德化縣訓導下，有「陳烺，閩縣舉人，乾隆五十八年任。鄭振圖，侯官舉人，嘉慶元年任。」的記載。可知陳烺於一七九三至一七九五，曾任兩年多訓導。《閩侯縣志》云其任職教諭，不確。

此外，道光、民國《福建通志》中對於陳烺著作的著錄，也都比《閩侯縣志》為詳。茲錄道光志：

「《莊子註》、《杜詩註》、《垂老詩集》陳烺撰。烺字士燁，號東村，文法莊列、詩宗杜韓，兼工倚聲，早歲著有《紫霞巾》、《花月痕》傳奇行世。舉乾隆丁酉舉人，官德化教諭，不半載，謝病歸，授徒自給，多所成就。老病目，問業者屢猶滿戶外，卒年七十餘。子登瀛，嘉慶辛酉進士，官中書。孫庚，郡博士子弟員。俱負雋才，善承家學，顧皆蚤世，故所著多散佚不傳。晚年詩文集皆門人姚大令懷祥、薩大令察倫、婿丁孝廉鉅、甥黃秀才光宇為之輯刊云。」

陳烺的這三種著作，雖經其門人、女婿輯刊，惜今皆不傳。其中薩察倫，嘉慶六年（一八〇一）舉人；丁鉅，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舉人；陳登瀛，則是辛酉（一八〇一）進士。

陳烺的傳奇二種皆作於早年，其刊刻則甚晚。《紫霞巾》今存嘉慶辛酉刻本，《花月痕》今存道光丁亥（一八二七）刊本，時陳烺已歿。兩本皆題曰「榕西逸客」。

按林賓日的生卒年為一七四九—一八二七，壽七十九。他在《花月痕序》中稱陳烺為「吾友東邨」，故二人的年歲必相去不遠。再由陳烺「卒年七十餘」，及他是乾隆丁酉（一七七七）舉人的科第來看，茲推測陳烺生年約在一七五〇至一七五五之間，卒於一八二五前後，或與事實相去不遠。

陳烺的傳奇二種不見於清人戲曲書錄。最早著錄者，為出版於三十年代之《國立北平圖書館戲曲音樂展覽會目錄》，作：《紫霞巾》傳奇二卷三十折，《花月痕》傳奇二卷三十二折。四十年代，齊如山先生在他的「齊氏百舍齋戲曲存書目」中，也著錄《紫霞巾》一本，惟云「二卷二十八折」，比北圖本少二折，不知何故。以上三本今皆藏北京圖書館。

為《花月痕》傳奇作序的，還有一位陳登龍。序末署曰「秋坪宗弟登龍」，蔡毅《彙編》一書據以題作「陳秋坪撰」，不確。陳登龍，乾隆甲午（一七七四）舉人，有《秋坪詩存》十四卷，亦見於《福建通志》著錄，今存。筆者未見，不知集中有

否關於陳琅的詩作。

林滋秀

葉德均先生在《曲目鉤沉錄》中，據李枝青《西雲詩鈔》，著錄了林紉秋的《附子膾》傳奇一本。唯葉氏據李枝青的里籍福安，定林紉秋也是福安人，並云其為「道光咸豐時人」，則皆未確。紉秋乃號，其名葉氏亦未予揭出。

茲試考《附子膾》傳奇作者的生平概略。

李枝青的生卒年為一七九一—一八五八。然而林紉秋卻並非李枝青的同輩人。

按林紉秋，名滋秀，福鼎人。嘉慶十一年（一八〇六）《福鼎縣志》卷六《選舉》，著錄林滋秀為乾隆六十年乙卯（一七九五）舉人。不過他可能終身未仕。

《西雲詩鈔》卷一《題林紉秋附子膾傳奇》七絕三首約作於道光乙未（一八三五）。同卷此前一首為《都中聞臺灣警》，此後一首為《九日同林紉秋孝廉林章圃吏部王於亨孝廉義樟陶園公子集陶然亭歸過龍樹寺即遊龍泉寺夜飲魏和齋編修敬中寓次日述景感懷因賦長句四首》。據此，或可推測林滋秀即是為謁選而赴京的。然而，道光《福建通志》卷一六三，在「乾隆六十年乙卯舉人」之下，著錄福寧府福鼎林滋秀云：「選授安徽六合州知州，未任卒。」

道光《福建通志》修於一八二九年，一八三五年續修。假如續修完成於次年，則林滋秀之卒應即在乙未或次年。又假如林滋秀中舉時二十餘歲，其生或任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前後。他可能得年六十餘歲。

道光《福建通志》卷八十一著錄《雙桂堂詩集》云：「林滋秀撰。字蘭友，又字紉秋，乾隆乙卯舉人。」惟此集與《附子膾》傳奇，今皆未見。

謝章铤的《賭棋山莊全集》，在《詞話續》卷二內著錄了林滋秀的另兩部著作：

「紉秋氏《硯凹餘瀋》四卷。按紉秋，福鼎林滋秀也。與福州黃卓人漢章、羅源黃南邨銓、平陽鮑石芝臺、華菴園漪以詩呈長洲吳枚菴鳳選定，刻《蘭社詩略》，此其雜記之作也。中記假館正定時，……」。

《硯凹餘瀋》，今未見。這則詞話提到林滋秀曾設館授徒於河北正定；由於並非仕宦，故在光緒《正定縣志》內找不到任何記載。《蘭社詩略》六卷，今存，吳翌鳳為評定並刊刻於嘉慶己卯（一八一九）。吳翌鳳（一七四二—一八一九）為乾嘉間重要文人之一，是書即刻於他去世那年。是書雖然不是林滋秀的專集，而是五人唱和集，然倘獲一讀，或可發現林滋秀的更多生平材料。

林仰東

林仰東，閩縣人，民國《閩侯縣志》卷四十七《藝文上》著錄其著作云：

「《讀書雜記》二卷、《林子萊雜文》一卷、《小芙蓉舫詩集》四卷、《浣紗石》填詞二卷。林仰東著。仰東字紫來，道光壬辰舉人。」

這裡著錄林仰東的四種著作，不僅過於簡略，且不甚確。然今人的著錄亦有僅止於此者。〔註二〕

民國《福建通志》的《藝文志·別集·清三》中的著錄，較縣志為詳：

「《小芙蓉舫詩集》四卷，閩縣林仰東著。《小石渠閣文集》云：詩初學隨園及十硯翁，余力勸其取法乎上，子萊遂焚其稿，肆力於漢魏三唐宋元明諸大家。道光壬辰舉於鄉，計偕北上，凡所過勝地名區，必吟諷不自己，詩筆愈蒼。歸道山時年方三十有八。所著《讀史續記》二卷、《雜錄》二卷，藏於家。」

「《林子萊雜文》一卷、《浣紗石》填詞二卷，林仰東著。《硯桂緒錄》云：詩有英偉氣，少年學義山，《浣紗石》，《長生殿》之亞也。」

以上共敘及林仰東著作五種，書名亦有可正縣志之誤者。這裡還給了我們兩條線索：《小石渠閣文集》和《硯桂緒錄》。這兩種都是林昌彝的著作，《硯桂緒錄》十六卷，筆者未見；檢《小石渠閣文集》六卷，卷二有《林子萊浣紗石傳奇序》，卷四有《林子萊詩集小傳》。讀此二文，不僅可以獲知《浣紗石》的本事，還可以考知林仰東的確切生卒年。

茲先節引前文：

「辛卯孟陬，予假館於雲水山莊，課徒之暇，取林子萊所爲《浣紗石》填詞讀之，覺輒然喜，憚然思，倏而悄然悲，瞿然興，繼而不忍卒讀，復藏之篋中。……」

子萊素慕文正之爲人，鏘鏘乎美於詞，而復嘖嘖乎合於道。其所著《浣紗石》填詞，力辨西施必死，無從范蠡游五湖事，援據確鑿，十有二證。皇皇乎忠孝之旨，欽欽然出於情。是子萊之詞，傳忠孝之詞，乃傳情之詞也。……」

由此序可知《浣紗石》傳奇作於道光辛卯（一八三一）或稍前，敷演范蠡、西施的題材故事，而力反陳說者。

《林子萊詩集小傳》記林仰東生平、著作、詩風、二人的交遊及罹疾經過云：

「《小芙蓉舫詩集》四卷，閩縣林子萊孝廉仰東著。子萊幼穎異絕人，年十一，輯唐人詩爲古近體，傳觀遍治南。余識子萊於劉炯甫席間，隨與之定交。子萊甫冠，負不世才，所至魁其儕偶。詩初學隨園及十硯翁，余力勸其取法乎上，子萊遂焚其稿，肆力於漢魏三唐宋元明諸大家。年三十，詩境日益進。……余年十七，遭家不造，久傷屯厄，所如輒不偶；而子萊獨相知於風塵之外，當夫更闌燈炮，促膝談心，莫不以古賢豪相勉。道光壬辰，以上舍生舉於鄉，計偕北上，凡所過勝地名區，必吟諷不自置。輒簡所寄，嘆其詩筆愈著，世所謂「詩得江山助」者，余於子萊益信哉。試禮部，屢黜，路出大江南北，當軸震其名，爭欲延置幕府，子萊夷然不屑。歸結茅屏山之麓，日嘯歌其中。客至，終日清言，娓娓不倦。戊戌，丁外艱，哀毀備至。未逾月，鄰人被火，幾及其屋，家故無健僕，子萊抱棺號咷，聲震遠近。閱數刻，火息，屋得無恙。因是患肺痿疾，猶力疾課徒不倦。己亥，余領鄉薦，將北上，來別子萊，子萊執手泫然曰：「子疾亟矣，恐與君無相見期也。」余曰：「君以千秋自命，慎自愛。」子萊曰：「生死，寄耳；惟文章之一脈而無窮期。百年後知有詩人林子萊，於願足矣。」庚子夏，余從京師歸，於南浦旅次聞子萊訃，驚疑交集。及抵家，知其於五月歸道山，時年三十有八，悲夫！……所著《讀史續記》二卷、《雜錄》二卷、《浣紗石》填詞二卷、《雜文》一卷、《詩集》四卷，藏於家。」

林仰東於戊戌（一八三八）遭遇變故，己亥（一八三九）與林昌彝別，庚子（一八四〇）五月卒；其生應在嘉慶八年（一八〇三）。中道光壬辰（一八三二）舉人那年是三十歲。二林之間，有二十年以上文誼，洵爲「生死道義之交」。林仰東的著

作五種，今皆未見。

劉存仁的《岷雲樓文鈔》卷一中，也有《小芙蓉舫詩集序》一文，作於庚子，林仰東歿後不久。略云：

「余總角時與林君子萊訂交，生同里，出同硯，齒相若，意相得也。子萊弱冠即能詩，才思敏贍，機警絕人，風骨之峻、藻采之艷，未有倫比。……辱子萊不鄙視，每一集必授余讀，過從日益親。常過所謂小芙蓉舫者，清譚娓娓，移晷不能去。窺其意，悠然作千載之想。子萊蓋嗜古而深於情者也。繼因余得交林君鄉谿，罄藏稿相質證，為文章性命之友。……凡再試禮部，不獲，歸所過勝蹟，流連景光，江山秀麗之氣，一發之於詩，駸駸乎幾於合香山，東坡為一手矣。遠近震其名，交延致幕府。性蕭散，不樂就，結茆課徒，吟嘯自若。……嗣余以饑軀奔走，間旬日始得與子萊敘契闊，且慰且勵，以古誼相勸勉。既子萊患肺痿疾，猶力疾手訂詩文稿，汲汲顧景，惟恐不及。余謂子萊曰：「君以千秋自命，慎自愛。」子萊曰：「生死，寄耳；吾日日作求生之心，亦日日有可死之理，百年後知有詩人林子萊，於願足矣。」庚子春，余遭同祖兄壽海之喪，心腸破碎；不甘日，而君訃至，傷哉！……君既歿，其友鄉谿訂正其遺稿，為作傳，將鈐版行世。余知君最深，因序吾兩人離合之蹤跡，以寄山陽聞笛之感云爾。」

劉存仁，即上引林序中提到的劉炯甫；而本文中兩次提到的林鄉谿，也就是林昌彝。昌彝雖然為林仰東訂正了遺稿，又專門寫了《林子萊詩集小傳》，並著手鈐版行世，卻終於未竟其功，林仰東的詩集和曲作也就因而佚失不傳了。

劉 勣

葉德均先生在《曲目鈞沉錄》中，據謝章铤《賭棋山莊筆記》著錄了劉勣的《秋心院》傳奇，並推測其為長樂人；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從之，皆未確。

劉勣是閩縣人，民國《福建通志》的《文苑傳·清三》中有其小傳：

「劉勣，字昂為，號贊軒，閩縣人。性孝友而任俠，濟人之急，千金不惜。家舊有資，以官局票之累中落。同治甲子舉於鄉，禮部試，報罷，則設講席授徒，成就稱盛。嗣以大挑教職，除長泰教授，朔望課士於衙齋，士風一變。離長泰南門

三十里，有巨盜陳奎壁，改名鍾士道，以符咒惑眾，奉林九為主帥，自稱軍師，謀陷長泰，數次未遂。縣令何閩不理事，汀漳龍道委總兵孫開華往緝，林九逃。勦密稟林九終在長泰，當辦保甲嚴查，必可得。鎮道遂委勦提調長泰保甲局事，兼勸捐委員。後其黨林姓者果出首，遂委勦全長泰、龍溪、南靖三縣令緝獲焉。嗣開華守臺灣，敗法人，勦坐探軍情，保知縣，以母老，仍就教職。調補寧洋，詔安卒，年六十有九。著有《非半室文集》、《詩存》、《詞存》；明易數，有《隨機決疑》一卷；研究醫理，有《瘟病條理》四卷。子齊衍，舉人，知縣。」（男齊烜等撰《行述》）。此傳亦見於民國《閩侯縣志》卷七十一《文苑》，稍有刪節。由於劉齊烜所撰《行述》原文今未見，此傳無疑是考察劉勦生平最重要的傳記材料了。劉勦的確切生卒年，應可從民國《詔安縣志》中考知。惟此志美國國會圖書館未入藏。劉勦可能生於一八三二—一九〇〇年之間。

謝章铤的《賭棋山莊全集》，包括文集、詩集、詞集、詞話、筆記五種等，凡七十八卷之多。葉德均先生未能細檢全集，其實集中寫到劉勦的作品甚多。茲稍予摘引，以略考劉勦生平。

《文集》卷一的《劉贊軒效顰詞敘》云：

「近余窮困不得志，閉門謝客，終日不見一人，而贊軒乃時時造吾廬。贊軒才高氣盛，持論恢譎，余恍然不敢與贊軒深談也。既而贊軒招余讀書其家，禮余加敬，而其家亦不以食客相視，余於是得安其身者數年。……是時贊軒治舉子業，余方撰定舊所作文。贊軒見余詞，獨欣喜，乃學詞，而其詞駸駸日上。適錢唐高文樵從惠安來，固善詞，余乃邀宋已舟、劉壽之及文樵，與贊軒填詞，數日一聚，拈題分咏，今所傳《聚紅樹雅集詞》者是。……雖然，予之期贊軒者不在詞；即贊軒自視其才，當不止詞。贊軒年甚少，賦質甚美，處境又甚順，誠能斂其才，不妄用，沈其志，不輕發，寄情高遠，而出言期於中道，雖以此名世可也。而區區謂其詞能窺作者已哉？劉氏群從，知余頗衆，而芑川獨厚余。贊軒，芑川之弟也，其亦讀芑川之文，繼起而大芑川之業者乎？若余之荒陋，何足道也。」

這篇敘寫到這樣幾件事：一是謝章铤曾在劉勦家住過數年，可見劉勦年輕時家境甚裕。具體的時間，謝章铤另在《賭棋山莊筆記》之二《簾陰客贅》卷首的引言中提到了：「咸豐乙卯、丙辰間，劉贊軒招余讀書於窺竹精舍，庭有簾花，一風至，續

紛如錦繡，與客列坐其下，抵掌縱談；或同贊軒循步階除，忽有感觸，暇則手錄，遂成卷帙。」乙卯、丙辰，即一八五五、一八五六。二是劉勣有與諸詞友「拈題分咏」的《聚紅樹雅集詞》，又有個人的專集《效顰詞》，皆為早年所作，時間應在乙卯、丙辰及其後不久。劉勣的《秋心院》傳奇亦應作於早年。惜他的詞集、曲本今皆未見。三是提到了與「劉氏群從」的交往，可知劉勣上有兄長，且不止芑川一人。

芑川，名家謀，劉勣的長兄，未弱冠即舉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鄉試，與上文敘及的林仰東同科。後赴臺灣任教職，卒於任，年僅四十（一八一四—一八五三）。

謝章铤與劉家謀交密，甚相引重，《賭棋山莊全集》中寫到劉家謀的作品極多，僅《文集》卷一即有《劉芑川東洋小草序》、《祭芑川文》、《芑川觀海集序》、《教諭劉君小傳》四篇。劉家謀的詩集、詞集後合刻為《芑川合集》十七卷，今存。

劉勣另有一兄名永松，字筠川，生平不詳，同治元年壬戌（一八六二）以前已卒。謝章铤亦在《詩集》、《詞集》中多次寫到他。

家謀與永松都比劉勣年長許多歲，且在方志中列於侯官縣下，想是早就分家了。他們很可能是劉勣的異母兄。

謝章铤比劉家謀年少六歲，但比劉勣大約年長十餘歲。他與劉勣相交，是因劉家謀而起，且大約始於劉家謀歿後。茲引謝章铤的幾首詞，以見與劉勣交往之一斑。《賭棋山莊詞集》（即《酒邊詞》）卷五（滿江紅）《劉贊軒襄屢以酒勸作此答之》：

酒膽無多，更今日，消磨盡矣。最怕是，三杯入腹，牢愁易起。不俗已驚時輩眼，多言更駭旁觀耳。笑狂奴，非醉亦非醒，癡而已。君方少，年華美；吾將老，年華駛。算生平不合，糟邱生死。作達安能皆樂境，盡歡還要逢知己。儻一時失檢學灌夫，誰堪此？

此詞或即作於居住劉勣家時，也很可能是收入《聚紅樹雅集詞》中的一首。這時謝章铤還不到四十歲，已興「吾將老」之嘆，實因功名未就之故。

卷七（金鑣曲）《時事愈迫贊軒慨然作出山計讀其詞嗚咽彌甚作此以廣其意嗟乎此正子野聞歌時也》：

「難與天爭命，作無益牢騷，抑鬱更添心病。我已淒涼三十載，幾縷鬢毛僅剩。忽聞汝，蒼茫獨詠，萬感心頭如水湧。風狂不許喬松靜，成與敗，誰能定？雖然且自生平盡，有一場，轟轟烈烈，纔爲上乘。沉汝英姿如健鶻，刷羽九霄易勁。只俊眼也須細認，不必飛騰拼一搏，恐墜雲。或飲無情刃，僕將老，望君甚。」

此詞寫出了劉勳的用世之志，時約在咸豐八、九年間（一八五八—一八五九），謝章铤仍未滿四十；「時事愈迫」，當指太平軍正向浙閩地區拓展之事。

謝、劉後同舉同治甲子（一八六四）鄉試，先後入仕，謝又在官內閣中書期間，中光緒丁丑（一八七七）進士。其實早在入仕以前，謝已遠遊四方。他在《詩集》卷八的《寄贊軒》五律二首中，還回憶起在劉勳家受到的照拂，並對劉勳委婉地予以勸勉：

「藥石紛投日，妻孥聚泣時。君情深似海，我命薄如絲。忍淚聊相慰，更生亦自奇。十年非半室（贊軒齋名），尊酒續交期。」

「遠別數千里，相思十二時。艱危門戶計，慎重雨風詩。氣斂能辭謗，才雄莫愛奇。清輝還共照，對月兩心知。」

其二是對「才高氣盛」四字最好的解釋。可惜劉勳的作品，讀者已難獲見，因而也無從切身感受。他爲《酒邊詞》而題的〈大江東去〉一闕，或許是今所僅見的一首了，茲引述於此：

「填胸塊磊，把無聊也，付偷聲減字。幸遇宣城垂法眼，謂我狂言堪喜。地下阿兄，當時斫劍（先兄巨川詞名《斫劍》），合熱心香起。名山自在千秋，願勿輕棄。可惜骯髒頭顱，填詞排遣，天莫夢夢醉。辜負治安空痛哭，滿紙長沙之淚。且待他年，風雲手鑄，不愧奇男子。效顰如我，描頭畫角而已（鄙著名《效顰詞》）。」

兩人的仕途亦頗有不同。劉勳輾轉於家鄉附近的幾座縣城，始終只是位卑俸薄的八品教職。而謝章铤除曾宦京師外，還曾去過陝西同州、江西白鹿洞等地，長期主講書院，不僅文望漸隆，而且得享高壽（一八二〇—一九〇三，年八十四）。他的卷帙甚富的《賭棋山莊全集》，也陸續在生前即已刻成。劉勳的詩文集、詞集、傳奇、醫書，今皆未見。

在以上五人中，陳軾、陳烺的戲曲作品今存，故二陳也是清代福建曲家中最重要之二人。又以上除林仰東外，其餘四人本文皆未能考知他們的確切生卒年。然而他們的生平行狀，或許可由文中述及而筆者未及讀到的有關著作中，更多地考知。讀者倘能由此而展開進一步的考察，獲致進一步的成果，則拙文庶幾不失為引玉之磚了。

林昌彝

林昌彝並非戲曲家，故筆者原先並未對他十分留意，祇是爲了考證林仰東的生平，才讀了他的《小石渠閣文集》。然而此集扉頁的題款「光緒丙寅孟冬刊於福州」，引起我的一絲興趣。

丙寅，即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光緒無丙寅年，此處顯誤。到底是光緒二年丙子（一八七六），還是四年戊寅（一八七八）呢？由於此集無序跋，無從遽斷。筆者向有窮追到底的積習，便再查找有關工具書；一查，便發現近人的著錄，令人疑竇叢生。

《辭海》一九七九年修訂本「林昌彝」條未著錄其生卒年，云其爲道光進士，林則徐族兄。然而《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中無林昌彝名；林則徐生於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林昌彝既與林仰東爲友，其年齡難道會比林則徐還高嗎？

再檢《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這是一九八六年才出版的，被認爲是較權威的工具書。「林昌彝」條著錄其生卒年爲「一八〇三—」，文中則云其「同治年間，一度掌教廉州海門書院，約卒於同治末年。」

作爲一位近代文學史上的著名文人、詩論家，林昌彝去世距今才百餘年，難道他的卒年已不可考知嗎？筆者雖然暫時無法讀到他的《衣謫山房詩集》、《射鷹樓詩話》、《海天琴思錄》、《海天琴思讀錄》，還是想極力作些探索。

關鍵是從何處下手。其實線索就在《小石渠閣文集》內。是集卷二有一篇《劉炯甫岷雲樓文集序》。炯甫，名存仁，是林昌彝的親家。前此，筆者在讀《賭棋山莊全集》時，讀到過謝章铤爲他寫的傳記，記得劉氏之卒是在光緒初。《岷雲樓集》國會圖書館有藏，找來一查，上述關於林昌彝的一切疑團，便都渙然冰釋了，不禁爲之狂喜！

《岷雲樓集》包括《詩集》八卷、《詩二集》四卷、《詩三集》十二卷、《文鈔》十二卷等。《文鈔》卷八的《小石渠閣

文鈔序》一文，是考證林昌彝生平最重要的文獻，茲節錄如下：

「……余姻林鄉溪先生，篤於性，精於經，而雄于文者也。幼負異稟，讀書累夜目不交，自言「質極鈍，非讀數百遍，不成誦。」弱冠困童試，同儕方射帖括，先生汲汲治《三禮》，為舉世所不為，若不知非笑之為非笑者。……久之，博極羣書者，蘊蓄閎富，一覽輒能記憶。自天文、地理、律歷、兵法、農田、水利以及壬遁醫藥、山經海志、釋老之書，靡不究覽，而精力蒼萃于《三禮》居多。旁及古文詞、詩歌、駢體，精而且工。四十始舉于鄉，八上公車，歸即鍵戶著書，不問置乏。與人無欵曲，不諳周旋世故。客至，清談竟日，經史詩文外無凡語，人人各饜其意以去。性剛烈，與遊者不為忤，知其胸無城府也。或疑其癡且憨者，烏乎！此其所以真嗜學者乎？居京師久，遍交海內魁壘奇杰，士大夫莫不斂衽推讓曰：「學博而才雄，合經學詞章為一家，今之顧亭林、朱竹垞也。」咸豐建元，公卿交薦，以所著《三禮通釋》進呈，奉旨賞官教授。……秉鐸建寧、邵武兩郡，旋不樂仕進。壬戌遊粵，當軸爭先延致，劉融齋學使聘校試卷，毛寄雲制軍、郭筠仙中丞均遣子受學。毛制軍又出資刻《三禮通釋》。連年主講海門書院。乙亥冬，年七十四倦遊歸里。時余歸田主講，聞先生至，病榻相見，契闊二十餘年，蒜髮如銀，彼此老矣。……丙子春，往還三四面；二月，束裝赴道南，走告別，先生出《說文二徐校本》，謂「此書精核苦功，費須千金，無力付梓；惟古文為友人借佚過半，先付手民，子其為我序之。」亦促余梓古文稿，約以秋旋深談。到院方二十日，而訃至。余哭而嘆曰：「自少至老，無一日不讀書，僅見先生；老成彫謝，經師實難，此調竟成廣陵散矣！」……顧念總角相知，先生長子慶炳，又余婿也。哲嗣等奉遺言問序，不敢負亡友宿諾，謹書以歸之，且質海內之知先生者。光緒丁丑七月姻愚弟劉存仁識于道南講院。」

由此序可知：

(一)乙亥（一八七五），林昌彝七十四歲，他卒於次年丙子，即光緒二年春，享年七十五；其生應在嘉慶七年（一八〇二）。云其約卒於同治末年者誤。

他比林仰東年長一歲，但比林則徐年少十七歲，故決不可能是則徐的族兄。是其族弟或族姪，待考。

(二)林昌彝中舉人是在道光十九年己亥(一八三九)，是年三十八歲。序云「四十始舉于鄉」，乃舉其成數。其後八上公車，皆未售。故林昌彝絕非道光進士。

(三)《小石渠閣文集》必刻成於光緒二年丙子，即林昌彝去世當年冬天。劉存仁的序作於次年夏，故不及刻入。

(四)林昌彝以同治元年壬戌(一八六二)南下廣州。其歸里則在光緒元年乙亥(一八七五)冬。《小石渠閣文集》卷二的《嘯劍山房詩鈔序》一文中，有「柔兆攝提格之歲，余掌教廉州海門書院」語。柔兆攝提格，即丙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故林昌彝任教廉州，幾達十年之久，不得謂為「一度」云云。他為《杞雲樓文鈔》作序，即在廉州。序末署曰：「歲次玄默涓灘六月初吉同里姻愚弟林昌彝拜序於嶺南之海天琴舫」。玄默涓灘，即壬申(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林昌彝七十一歲。見《杞雲樓文鈔》卷首。此序在收入《小石渠閣文集》時，序末題署被刪去。

(五)除詩文、詩論著作外，林昌彝還有窮其畢生精力乃成的《三禮通釋》一書，是書有二百八十卷之多，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刻於廣州。《說文二徐定本互校辨譌》十五卷未刻，但底稿本今存。以上均參見《販書偶記》。

《杞雲樓詩集》中，寫到林昌彝的詩作也很多。卷一《與林鄉谿昌彝訂交》作於道光辛巳(一八二一)；卷二《議姻倣白體寄鄉谿》作於壬辰(一八三二)，中有「三子皆同調，願為冰上人」句，林仰東即三子之一；卷六《途次補題林鄉谿孝廉一燈課讀圖奉寄》七古長詩一首作於庚戌(一八五〇)，中有句云：

「嶙峋骨格冰稜稜，四方豪俊爭識面。十年五上長安城，我亦京華再相見(丁未、庚戌兩遇京師)，悲歌不獨傷貧賤。竭來投筆學從戎，吁嗟人海浮雲變。」

庚戌即道光三十年。林昌彝已亥舉鄉試後，從次年起至此已十年中五赴京師，皆未售。此詩亦可證林昌彝決無道光進士的名。

《詩三集》卷十《輓林鄉谿先生》五律五首作於丙子，同樣是瞭解林昌彝生平的重要作品：

「獻闕陳三禮(君著《三禮通釋》進呈御覽，欽賞教授，專門富五車。經師推祭酒，文藻亦名家。此老不復觀，殘年空自嗟。廣陵今絕響，吾道果非耶?)」

「海內稱耆宿，靈光魯殿尊。鶴齡難久視，蠹簡爲招魂。匝月過深卷（二月君招飲，余來道南，與君敘別，未逾月而耗至），臨風哭寢門。千秋誰繼起，師友溯淵源。」

「蒜髮如銀白，相逢幸告存。驚心悲執手，話舊易銷魂。不朽羨全福，傳人關夙根。含飴祝頤壽，詎料哭培輓。」

「老友彫零盡，生存慰問勤（余每月必遍訪老友一次）。廢書緣久病，學道冀朝聞。且了前修業，誰商後死文？蓋棺今論定，樸學孰如君？」

「生平無嗜好，任重力能肩。天性本剛毅，深思貴靜專。名山今絕業，並世有遺編。總角交情重，回頭六十年。」（年十七八訂交，君壽終七十五，余今年亦七十二矣。）

是詩可與《小石渠閣文鈔序》參讀。由末首註，可再次證實林昌彝的年壽。

這裏，附帶對劉存仁也稍作介紹。存仁字炯甫，閩縣人，生於嘉慶十年（一八〇五），卒於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壽七十六。道光丙午（一八四六）優貢生，己酉（一八四九）舉人，復於咸豐元年（一八五一）舉孝廉方正，其後分發甘肅，以知縣用，自戊午（一八五八）至庚午（一八七〇），在西北十餘年，官至秦州知府。晚年主講延平道南書院。

劉存仁與林則徐曾有過一段交往。《杞雲樓文鈔》卷七的《自題從軍圖後》一文，對於考察林則徐晚年事跡、太平天國戰事形勢，不失爲一篇可資參考的文獻資料：

「道光三十年歲次庚戌，十月朔，侯官林文忠公奉天子命督師粵西，召存仁襄戎幕，感激知己，願效馳驅。瀕行，命工繪小影侍公，以誌知遇。未匝月，行抵潮州普寧縣而疾作，公薨於行。……咸豐五年乙卯，應制科試再來京師。……七年丁巳，制科召試，蒙恩出宰，需次蘭州。九年己未四月，權莊浪同知，公退無事，裝是圖成幅。……余尤有感者：道光二十五年，公由伊犁蒙恩賜環，權陝甘督，旋授雲貴督，以平漢回滋事軍功，晉官銜、賞戴花翎。乞骸歸里未半載，今上御極，詔起視師。……維時粵寇嘯聚，聞公至，漸次解散，星火涓滴，猶可挽回。惜天不假年，出師未捷而身先死。公薨之後，一潰於江右，再潰於湖襄，長江順流，金陵失守，賊勢蔓延吳楚皖豫間，波及閩粵。而吾閩之上游旁郡，丁巳、戊午亦屢遭蹂躪；大江南北，師老餉糜，迄今禍猶未艾。設公尚在，雖不敢謂一鼓蕩平，決裂當不至此，

豈非氣數使然邪？……」

林則徐卒於道光庚戌孟冬，年六十六。此文寫於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劉存仁認為倘若不是林則徐以疾薨於途，則粵西戰事決不會不可收拾至此。這種假設、這種感慨，在當時的士人中應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寫定於華府旅寓

註釋

【註一】：據《曲海總目提要補編》序言，知《傳奇彙考》大約成書於康熙末（一七二五—一七三二）。關於《笠閣批評舊戲目》，筆者前已撰文考證了它的作者及成稿年代，並已收入拙集《明清戲曲家考略》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出版。

【註二】：請參閱《方志著錄元明清曲家傳略》一書。

【附記】：本文寫畢以後，又將民國《福建通志》重讀一過，發現了前次失檢的兩篇小傳，茲錄如下。

《文苑傳·清二》林滋秀小傳云：

林滋秀，字蘭友，又字初秋，福鼎人，乾隆乙卯年十六舉於鄉，入都後館恆山梁氏家六載。殫見洽聞，才思益進。長樂梁章鉅謂其文工駢體，詩取裁唐音，巧力兼到，七言古尤氣勢雄闊。有《雙桂堂文集》、《快軒詩則》。（《乾嘉全閩詩傳》、《蘭社詩略》）

由此傳，可知林滋秀生於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本文前推測他生於一七七〇年前後，誤。《文苑傳·清三》林昌彝小傳云：

林昌彝，字惠常，又字癡溪，侯官人。善飲茶，晚號茶叟。取遠祖慎思《伸蒙子·碌碌篇》之義，又號碌碌。喜考據之學，歷數十寒暑，著作不倦。道光己亥舉於鄉，座主何紹基以其五策進呈。是科所問「說文疑義」，非有心得者不能對也。八上公車，四薦不售，頗交四方知名士。咸豐元年，獻所著《三禮通釋》二百八十卷，由禮部具奏進呈，賞官教授，司教建寧、邵武兩郡，以敦品植學訓士。禁煙事既決裂，海口通商，英人遂有雜居福州城內烏石山者。昌彝憤之，著有《破逆志》四卷、《射鷹樓詩話》若干卷，並繪《射鷹驅狼圖》以見志。當粵匪擾攘之時，又著有《軍務備探》，欽人王侍郎茂陰稱為濟世之書，嘗以進呈。此外，尚有《海天琴思錄》前後集、《小石渠閣文集》、《衣聽山房詩鈔》、《鴻雪聯吟》、《硯桂緒錄》，皆付梓；尚有《溫經日記》、《說文二徐校本》、《燕翼日鈔》，均已成帙。嘗游粵，掌教海門書院。毛尚書鴻賓任兩廣總督，為刊《三禮通釋》。子慶炳，以鹽官需次粵東，著有《說文字辨》，暨《周易述聞》、《焚餘偶錄》、《粵嶠記要》、《嶠論偶存》、《東關記略》。（《焚餘偶錄》）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記

引用書目

-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出版，一九八二年再版，北京。全十冊，《笠閣批評舊戲目》載第七冊，《今樂考證》載第十冊。
- 《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 鄭振鐸編撰，影印毛筆鈔本，一九三七年出版。此書又有排印本，筆者未見。
-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 莊一拂編者，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三冊。
- 《曲海總目提要補編》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出版，北京。
- 光緒《侯官縣鄉土志》
- 民國《閩侯縣志》
- 乾隆、道光、民國《福建通志》
- 《賭棋山莊全集》 謝章铤撰，光緒刻本。
- 《清代戲曲史》 周妙中撰，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鄭州。
- 《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 蔡毅編著，齊魯書社一九八九年出版，四冊，濟南。
- 《國立北平圖書館戲曲音樂展覽會目錄》 北平圖書館編印，一九三四年，鉛印本。
- 《齊氏百舍齋戲曲存書目》 齊如山編撰，一九四八年發表於《圖書季刊》新第九卷，北平。
- 《戲曲小說叢考》 葉德均著，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出版，北京。《曲目鈞沉錄》載本書卷上。
- 嘉慶《福鼎縣志》
- 《西雲詩鈔》 李枝青撰，咸豐刻本。
- 《方志著錄元明清曲家傳略》 趙景深、張增元編，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出版，北京。
- 《小石渠閣文集》 林昌彝撰，光緒刻本。
- 《杞雲樓集》 劉存仁撰，光緒刻本。
- 《辭海》一九七九年修訂本 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
- 《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三冊。
-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
- 《販書偶記》 孫殿起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重版本。

《故宮學術季刊》稿約啟事

- (一) 本刊登載本院同仁學術研究論文，亦接受外稿，來稿以一萬至二萬字為原則。
- (二) 除經本刊同意外，不接受任何已刊登之稿件；來稿一經刊載，版權即為本刊所有，非經本刊同意，不得轉載。
- (三) 來稿一律送請學者專家審查，未獲採用者密退。
- (四) 來稿請附中、英文提要，中文提要限五百字以內。
- (五) 稿件中涉及版權部分（如：圖片及較長之引文），請事先徵得原作者、擁有者或出版者之同意，本刊不負版權責任。
- (六) 來稿刊出後，一律支付薄酬，並贈送當期季刊一本，抽印本三十份。
- (七) 來稿請註明中、英文姓名、服務機構、職稱、通訊地址、電話或傳真號碼，以便編務。

A Study of Five Ch'ing Dynasty Playwrights from Fukien and a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Lin Ch'ang-i Teng Ch'ang-feng

Abstract

Modern and Ch'ing records of Ch'ing dynasty playwrights from Fukien province are often vague or incomplete, thus the author has consulted local gazetteers, selected compilations, and other historical documents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life histories of five Ch'ing writers, Ch'en Shin, Ch'en Lang, Lin Tzu-hsiu, Lin Yang-yüan and Liu Hsiang. Each section of the narrative includes related selections of poetry and excerpts of the writers' major works, presenting scholars with a basis for further research.

The author likewise discusses the life of Lin Ch'ang-i, a distinguished Fuki-
nese scholar and literary critic of the Ch'ing, and corrects erroneous information
on Lin's date of birth and death, official posts, etc., as recorded in many reference
books. Also included is a verification of the printing dates for Lin's work, *Hsiao-
shih Chü-ke wen-chi*.

Keywords: Playwright 戲曲家 Fukien 福建

Ch'en shih 陳軾

Ch'en Lang 陳娘

Lin Tzu-hsiu 林滋秀

Lin Yang-yüan 林仰東

Lin Hsiang 劉勳

* The author's summary was translated by Debra E. Levin

* The Chinese text of this article appears on page 〇—though—八.